

§ 花語秘密

邁爾托痛恨戰爭，也詛咒一切，直到遇到蘇格拉底。

此刻，邁爾托(Mytro)正前往阿哥拉市集(Agora)，想買點東西給克桑蒂貝當個見面禮，她手頭拮据，只能買些花與香料。

清晨的阿哥拉市集，陽光還未完全灑落下來，一切像剛甦醒的劇場，等待演員入場。

邁爾托身披暗紅色的披巾，輕聲踱步在攤販間。她口袋裡僅有幾枚銀幣，但她仍想買束花與香草，作為給克桑蒂貝的見面禮，這蘇格拉底夢中呢喃著的女人。

她曾詛咒過這城市的鐵血與詭辯，也曾嘲笑蘇格拉底口中那些「善」、「美」、「正義」的空洞詞彙。可如今，她只想過日子，簡單的，熱的，有人等她的那種日子。



她蹲下身，聞著一捧紫羅蘭的芬芳，忽聽見身旁傳來少女清亮的聲音：

「這是今天最香的一籃了，姐姐要試試嗎？」

說話的是個約莫十二歲的女孩，皮膚潔白細緻，眼瞳呈難以言喻的琥珀色。

她的姿態優雅卻不造作，一身雅緻的亞麻裙襬因晨風微動，如晨星初現。花攤上的花朵仿佛因她的氣息而更鮮明。

「妳……這年紀，怎麼這般熟練？」邁爾托微微一笑，伸手拿起一枝薰衣草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她忽然問。

「芙蘿拉，姐姐。」女孩露出一抹羞怯的微笑。

「莫妮卡姐姐說，要學著自立。花是很好的老師。」芙蘿拉低聲說，聲音清脆得像銀鈴。

遠處的陰影中，狄馬斯咬下一口無花果乾，目光卻死死盯著這名少女。

他是斯巴達密探，假作旅人，今晨來此不過是為了與接頭人換信。但他萬萬沒想到會在雅典的市集，見到這般熟悉的臉。

她那輪廓、眉骨、眼神的沉靜……簡直就像赫莫克拉底將軍的亡妻再世。

他迅速掏出腰間繫著的一塊骨質小像，是多年前赫莫克拉底以淚洗筆所繪的雙胞胎女兒寫真，其中一位，年幼時於戰亂中失散，生死不明。

他的手指在圖像上微微發抖。

他壓下激動，轉身離去，嘴角浮起一絲隱秘的弧度。

芙蘿拉，十二歲，現居雅典。

不可打草驚蛇，這女孩……是打開敘拉古大門的鑰匙。

而此刻的邁爾托，已將香草與花綁好，正對芙蘿拉點頭微笑：「謝謝妳，小花姑娘。這花，我想蘇格拉底會喜歡。」

芙蘿拉歪了歪頭，眨眼問：「是他讓妳笑得這麼輕的嗎？」

邁爾托怔了怔，然後輕輕笑出聲來，像鬆了一口氣。

「他說話很煩，可我現在已經……不想離開他了。」

她沒有說出口的是一——這場戰爭再怎麼愚蠢，她也不想再浪跡天涯。



就在邁爾托正準備向芙蘿拉道別時，耳邊響起一個熟悉的聲音，微微喘著氣：

「啊……妳也在買花呀？」

邁爾托回過頭，見克桑蒂貝一身素雅白衣，手上拎著剛摘的新鮮蘿蔔葉與一小束金盞花，髮髻鬆鬆挽著，額前還掛著幾縷沒來得及梳好的捲髮。

「是啊，」邁爾托微笑，「妳買的花不像是自己要用的。」

克桑蒂貝臉頰微紅：「我……是替姊姊買的，她說這花能趕蟲。」

邁爾托看著這年輕女孩神情羞澀，不似自己當年的聒噪與憤世，反倒像一株剛發芽的嫩藤，纖細卻倔強。

「克桑蒂貝。」她輕聲喚了一句，語氣不帶挑釁也無炫耀，反而柔和得讓對方一時沒了防備。

「我想請妳，有空就……來我們家坐坐吧。」

克桑蒂貝頓時愣住。

「我？」她睜大眼，像是第一次意識到這位蘇格拉底的女人也有如此平靜溫柔的一面。

「我們家不大，也沒什麼體面茶點，但總好過在街口與他碰面。」邁爾托語氣輕描淡寫，目光卻落在克桑蒂貝臉上的每一道細微反應。

克桑蒂貝咬著下唇，視線落在手裡的花上，像在思索一個遠比市集價格更難的問題。

「我……不想打擾。」

「妳沒有打擾我。」邁爾托語氣堅定卻無壓迫，「我很高興他願意跟誰說話、願意回家。我不佔他的全部，也不想阻擋他的人生……他說過，凡能思考者皆可共居。我試著相信他這句話。」

這番話讓克桑蒂貝陷入沈默，她從未料到，自己竟會被這樣正面邀請。她的腳步微微後退，口中支吾著：

「也許……我過幾天吧，再看看……也許……」

邁爾托沒有勉強，只是點頭，把剛包好的香草花束遞過去：「那這個給妳。當是今天我們第一次正式打聲招呼。」

克桑蒂貝接過，像被什麼燙了一下似地道謝，又匆匆轉身離去。

看著她的背影，邁爾托轉向芙蘿拉，笑道：「青春真好啊，跑得那麼快。」

芙蘿拉捧著自己沒賣完的花，笑而不語。她不懂大人之間的情事，但她知道——花若是有心，是會記得送花的人與那天的陽光。

後記

1. 狄馬斯(Dymas)是斯巴達在雅典密探 主戰派 敘拉古將軍赫莫克拉底的舊識。